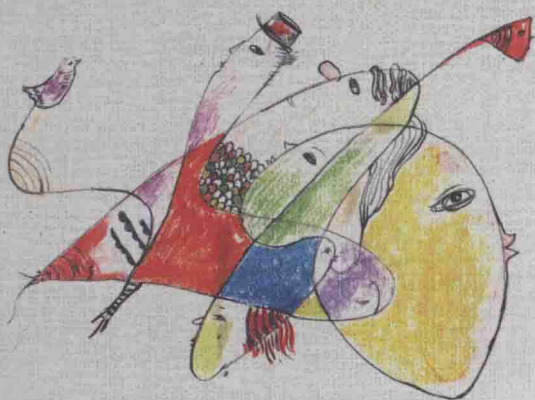


Security

保安

残雪
著

就中国文学来说
残雪是一次革命



Security

保安

残雪 著

CAN XUE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保安 / 残雪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3.9

ISBN 978-7-5399-6487-4

I. ①保… II. ①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180703 号

书 名 保 安

著 者 残 雪

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

特 约 编 辑 李晓爽

文 字 编 辑 杨小燕

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125

字 数 155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6487-4

定 价 32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 | Contents

男孩小正 001

表姐 038

西湖 087

民工团 123

保安 172

男孩小正

男孩小正是远蒲老师的孙子，今年十二岁，是一个性情急躁，动作很快的小孩。远蒲老师是退休的乡村数学教师。

远蒲老师当年为退休的事还和学校大闹了一场，因为他根本就不想退休，只想在地区中学做下去，做到死。这种想法当然是要不得的，于是校长就勒令远蒲老师退休了。远蒲老师没了课教，就每天赖在传达室，为一些功课差的学生补课。后来他又将学生引到了家里。他的家同学校隔着两个村子，但还是有穷苦的学生晚上跑很远的路到他家来补习。

师生们共着一盏油灯，一边翻动书页一边压低了声音说话。一般总是来五六个学生，有时也来两三个。小正也挤在学生里头，大家把一张桌子围得密密实实。小正注意到，每当一阵风刮来，吹得油灯里头的火苗颤动起来时，爷爷的脸就变成了一张狐狸的脸。狐狸的眼神阴森而凄惨。小正看到爷爷的脸变成了那个样子，就吓得哇哇乱叫。他一叫，爷爷就生气了，要小正“滚

开”。小正再抬眼看时，狐狸就消失了。他觉得太奇怪，太委屈了，为什么大家都没看见爷爷的狐狸脸呢？或许他们也看见了，只是没人敢吱声？

这种家庭的补课也是很不一般的，虽然翻着数学书，却没人谈数学。几乎每一次，小正都听见爷爷在同他的学生谈论周围某个地方新发生的一桩惨案。偶尔哪一天不谈惨案，就谈地区河流的水质问题。没想到这些青年跑这么远的路到他家来，就是为了谈论这种事，小正很不解。爷爷说话时声音本来压得很低，但说到关键处就突然提高了。尤其在变成狐狸脸时更是如此，他会突然张开血红的大嘴吼了起来。有一次这种情况发生时，小正往桌子上一扑，晕过去了。到他醒来时，周围已没有一个人，油灯静静地燃着。他隐隐约约地听见外面有些人声，开了门一看，是爷爷在和学生告别。

“没有学生的日子真难熬。”爷爷边往屋里走边说。

“你在桌子上搞什么鬼？”他突然问小正。

小正回答说，他才懒得搞鬼呢，他那会儿睡着了。

“这就好。小孩子做些梦是有益处的。”

但是小正从不做梦，就是做了也记不住。他觉得爷爷是在吓唬他，这令他感到很气愤。

近几年远蒲老师已经不教学生了。小正再也没看到过他的狐狸脸，于是又有些惋惜，有些留恋小时候的事。他仍然对自己看到的事没把握，去问爷爷自然也是白问。小正想，当时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伸手去摸一摸那毛茸茸的尖脸呢？如果是现在，他就一定会这样做的。今天爷爷又要他去做那架飞机模型，他心里很不

愿意，忿忿地、频率很快地用锯子锯木头。飞机的模型大约有一张桌子那么长。爷爷年轻时做过木工，但他却很少动手，只是指挥小正干活。锯了一会儿，看见爷爷出门了，小正就扔了锯子。

小正去找文选玩。文选正在灶屋里烧火煮猪潲。

“我爷爷有事瞒着我。”小正说。

“是啊。我砍柴的时候，看见他在树林子里吃东西呢。”

“吃东西干嘛跑到树林子里去吃啊？”

“他吃的不是一般的東西，好像是一大把一大把的绿色的东西。他是不是想长生不老啊？我看我爷爷也想长生不老呢。”

“有可能。”

两个少年都陷入了沉思。火在灶膛里“噼噼剥剥”地烧得很旺，小正闻到了一股特殊的臭味，熏得他心里很难受。

“你烧的什么柴？”

“还不是山上砍的那些小树。”

小正坐不住，就站起来要走。文选也站起来，凑着他的耳朵一个字一个字地说：

“我怕你的爷爷，都说，他快要变成刀枪不入的鬼怪了。”

小正无聊地站在大树下观察了一会儿那几只蝉，转身去橘树里头捉天牛。捉了几只，觉得无趣，又都扔了。他猜爷爷是去后山的树林了，心里头一振奋，提脚就往后山的方向走。

后山很高，树并不多，林子显得稀稀拉拉的，但是各种杂乱的灌木却很多，长得又快，所以村里人总爱去后山砍柴。小正还没走到石板桥那里就碰见了下山归来的爷爷，他狠狠看了爷爷几眼，发现爷爷嘴角果然有一条绿色汁液的痕迹。

“小孩子不好好劳动，跑这里来干什么？”

爷爷很不高兴。爷爷手里拿着一根树枝，正是文选烧的那种臭树。一路上碰见几个打柴的，都笑呵呵地同爷爷打招呼，小正觉得这些人好像天天同爷爷在山上见面。爷爷唠唠叨叨地对小正说，要好好劳动，尤其是做模型，这种劳动需要耐力，要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去做。小正嘴上答应着，心里直想跑掉。快到家时遇到一个邻居，爷爷和他站在路边说话，小正就趁机跑掉了。

小正跑到田埂上，看见秋元正提了一塑料袋鳝鱼从田里上来。

“刚捉的。去我家吃吧。”

“不。”

“哈，一定是和你爷爷一块吃饱了仙果吧？”

小正向他怒目而视，他就不理会小正，自己走了。小正脑子里冒出个可怕的念头：爷爷会不会变成了吃草的山羊？小正看见他爹爹正从屋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几棵果树苗。他爹爹是这一带的农艺师。小正想躲，但是爹爹叫住了他，要他呆在家里，不准出去。他只好又垂头丧气地去锯木头。每次都是这样，他逃得了爷爷，逃不了爹爹，爹爹不声不响地帮爷爷管制小正。

一会儿手臂就酸痛起来了，小正心情阴郁地坐下来休息。他等了好久，爷爷还是没回来。于是他到门口去张望。奇怪，爷爷的影子都没有，爷爷又走了。小正沮丧地打量着只有一只翅膀的飞机模型，想起爷爷的话。爷爷对他说，今天夜里就要让这架模型飞起来。爷爷显然是吹牛，木头怎么会飞上天呢？就在两天前，爷爷的学生来看他，他还对那个学生说，他的飞机模型马上就要上天了。小正不知爷爷哪来的这份信心，要知道在平时，爷爷从不吹牛说假话的。想着这些没趣的事，小正情绪灰灰的。他顺

手从桌上拿了一张旧报纸来看，还没看完一条新闻，就倒在长凳上睡着了。

这个时候远蒲老师正在山上大嚼一种名叫大叶香薷的草。他是无意中发现自己能吃草的，一开始只不过是异想天开地尝试一下，到后来竟欲罢不能了。草的种类限定于那些香草：细叶香薷，大叶香薷，野葱，有时是菜土里的紫苏。但是近来，他发现自己无论什么草都想尝一尝了。一般是将草拔起，塞进嘴里慢慢嚼，慢慢下咽，像衰老不堪的黄牛一样。因为吃草，他几乎每天都到后山来。又怕人发现，手里也不敢拿多了草，拔一点吃一点，见了人来马上扔掉。他知道有人在议论他，但那些人都不知道他吃的竟然是草。远蒲老师这两天还曾练习过像牛那样吃草，他找了个青草茂密的处所蹲下去练习，但效果不好，那草很难到他嘴里，到了嘴里也很难咬断。他还是乐此不疲地学习，脑子里想着那句古话：“只要功夫深，铁棒磨成针。”一天，他俯卧在地上，旋转着头部做这勾当的时候，被文选那小孩发现了。文选问他吃什么，他回答说吃仙果，文选羡慕得不得了，问他要一点来吃，他就对他的要求连连摇头。就是今天上午，他又开始吃起灌木叶来了，他吃的就是那种有臭味的，大家当柴烧的小灌木。他很高兴，因为站在灌木丛里，就可以假装是来砍柴的。

远蒲老师自从吃草以来，觉得自己的体力和精力都大大增强了。他饭吃得越来越少，而且觉也不怎么睡了。他夜间的睡眠变成了一种形式，往往是刚刚打个盹就醒来了。他醒来之后就在树林里漫游，很多人都在凌晨看见过他，还有两个半夜起夜的老汉也见过他。看见他的人都躲着他，背后把他叫做“鬼”。远蒲老

师最近感到小正成了他的心病，因为这孩子开始注意他的行踪了。他不想现在就让他知道他的私事。他觉得这孩子像他爸，认死理，不轻易相信自己没见过的事。就是为了改造孙子的这种性情，远蒲老师才规定他做飞机模型。他的做法看来至今收效不大。

今天上午因为下了一场雨，远蒲老师闻到了强烈的青草和树叶的芳香，所以他就迫不及待地上山了。他趴在地上一鼓作气地吃了一些新长出来的嫩草之后，突然闻到了一股异香。他在周围找来找去的，终于找到了发出香味的植物。那正是大家用来当柴烧的那种有臭味的灌木，树上开着小白花。这个村里的人都喜欢烧这种柴，远蒲老师却不爱烧，觉得太臭了。啊，这些叶子竟会在特定的时刻释放出醉人的香气！尤其是那些小白花，远蒲老师闻了几闻后心里无比的痛快。于是一不做二不休，他坐在花叶丛中就吃了起来，一边吃一边在心里感叹：原来村里人早知道这里头的奥妙啊！远蒲老师很快就醉倒了，他倒下去的时候看见许多五颜六色的锦鸡朝他飞来。

他醒来的时候看见有个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砍柴。远蒲老师惊跳起来，赶快离开了那丛灌木。可是那个人并不认识他，那是一个青年汉子，远蒲老师见他砍下的灌木全是刚才他吃的这种，他已经砍了好大一片，远蒲老师觉得地上那些柴他根本不可能挑回去了，可是他还在砍，远蒲老师渐渐不安起来：这个人究竟要干什么呢？又等了一会儿，只见那人发了狂一样猛砍，灌木呻吟着“哗哗”地倒下；他终于忍不住走了过去，拍着青年的背说：

“喂，歇一下吧。”

那人白了他一眼，将砍刀一扔，赌气似的说：

“歇就歇。”

远蒲老师发现这青年赤着一双脚，连草鞋都没穿，一条麻布裤子的裤腿也被刮得稀烂，上身的布衫是用两条汗巾胡乱拼起来做的。

“你砍柴啊？”

“呸！我砍着玩，这里的柴砍起来顺手！”

“你不是这里的啊？”

“当然不是，我到处乱走。”

“我有个孙儿，性子同你一样急躁。”

远蒲老师对自己说出的话大吃一惊，他感到自己像中了邪一样。

“那么他也不会有好下场。”

远蒲老师看见他弯下腰，捡起那把柴刀就走。他心里好一阵迷惑：这个人怎么就不怕木刺刺穿他的脚板呢？他的目光落在地上那一大片残枝败叶上时，又忍不住要捡了那些花儿吃起来。

远蒲老师后来碰见孙子小正时，小正接过他手里的树枝嗅了嗅，皱着眉头说臭死了。远蒲老师觉得他的态度更加证明了他的判断：这孩子像他爹。

一名久违了的远蒲老师的学生来看望他了。小正看见他拘谨地坐在板凳上，不安地搓着双手。他的裤腿上沾了很多泥。当他移动屁股时，小正大吃一惊，因为那屁股上有一条尾巴，白白的，短短的，随着他身子的小幅移动甩过来、甩过去。爷爷似乎对这个学生特别满意，不时地将手掌拍到他的肩膀上。至于爷爷和他谈论的问题，小正有时听得懂，有时听不懂。他俩说着说着

脑袋就粘到一块去了，小正看见他俩在相互啃对方的脸。小正一咳嗽，他俩立刻就分开了。

“这种天里，蘑菇是长得很快的，学校里的师生天天吃蘑菇呢。”学生说。

远蒲老师认真地点着头，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事。

坐了一会儿，学生就站起来要走，远蒲老师说 he 同他一起走。小正看见学生一站起那条尾巴就消失了，再怎么看也看不见了。他追着学生观察时，爷爷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做了个手势叫他让开。小正就站在门口远远地望着爷爷和学生的背影，他看见他们并没有朝学校那条路走，却是往山里那条路去了。小正很气愤，冲到房里拿了一把铁锤就砸起飞机模型来。机身被砸开一道很宽的裂口，榫也脱出来了。小正发现里头居然放了一个长颈瓶，瓶里装了一种黄绿色的甲虫，那些甲虫堆在一起往上爬，但绝对爬不到瓶口，它们将这无望的劳动做了又做。

小正的爸爸听了这一声巨响就过来了。他是个沉默寡言的男人，中年丧妻，从表面看似已对生活失去了信心。

“可不能让爷爷知道你在搞破坏啊。”远文离得远远地说，他似乎不想过来看现场。

“总有一天我要弄清爷爷在搞什么鬼！”

“你真沉不住气。这样不好。”

小正虽然气呼呼的，但也有点害怕起来。他想把裂开的机身修好，但越弄裂缝越大。于是他惊慌地放弃了，赶紧去锯那些木板，那是爷爷给他规定的工作。他卖力地锯着，一边寻思着要如何骗过爷爷。

远蒲老师和他的学生袁一爬到山顶时，两人都已经满头大汗了。

一路上，袁一一直在东张西望的，想发现一点反常的迹象。但是没有，这不过是座普普通通的柴山，还有点乏味，因为山上既无大树又无怪石，只有一些杂生的灌木。袁一早就从学校毕业了，现在在家里务农，他是远蒲老师最喜欢的学生。远蒲老师刚退休不久时，他常常来他家。后来有一次，小正看见袁一和他爹爹远文单独在房里谈话，那一天远蒲老师躲在楼上不见袁一，后来袁一就不来了。远文在路上碰见过袁一，袁一告诉他，自己正在搞西瓜嫁接发明。远文将他的情况告诉父亲，远蒲老师就惊叹地频频点头。

“老师，这种野地方有过什么传说么？”

“噓，不要相信别人的信口胡说。什么传说啊，一代一代传下去，全是谎言。我们要亲自来评估。”

袁一听见风在对面山上吹，但他们所在的这座山一丝风都没有。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和远蒲老师两人成了两块化石，这令他有些恐慌。老师将他带到这里来干什么呢？

“袁一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从学校出来的这几年里头，你遇到过什么怪事情没有？比方说，有没有人来找过你？”

“啊，老师，”袁一回答时显得有些激动，“我每天田里土里的忙，能遇到什么怪事呢？又有谁会来找我呢？”

“你再仔细想想。”

袁一陷入了沉思。他一会儿抬起头来，想开口又有点犹豫，远蒲老师就用眼神鼓励他。

“是老师您来找过我，在梦里，我睡觉时。您为什么要用这

种方法来同我联系呢？我追赶您追得多苦啊。您一眨眼就走得没影了。”

“我指的不是我自己，一定有一个人来找过你，你忘了。”远蒲老师温和地说。

袁一低声咕嚅道：“也许吧，也许吧。”他听见风把对面山上的一棵大树折断了，那树砸在另外的小树上，发出一连串“咔嚓咔嚓”的断裂声。袁一打了个寒噤，想起了家里的芦花母鸡。那只鸡被野猫从笼子外面咬断了一条腿，现在呆在窝里熬日子。学校里的生活早就离他远去了，只有一件事永远忘不了，那就是远蒲老师被逐出课堂的事。本来校长已安排了另一位数学老师来给他们上课，但远蒲老师抢先一步到了教室，不管不顾地讲起课来。后来就发生了那丢人的一幕。当时大部分学生都在兴灾乐祸地看热闹，个别的还帮着校长和教务主任推远蒲老师。远蒲老师脸色惨白，汗水淋淋，一边被强行拉出教室口里还一边喊着：“我不会原谅你们对我动粗！”围观者都哄笑起来。他记得后来远蒲老师也笑了，不过是苦笑。

“你不想过另外一种生活吗？来找你的那个人告诉你的那种生活？”远蒲老师期待地看着学生的眼睛。

“我每天田里土里……”

“这并不妨碍，一点也不。”他打断他的诉苦。

袁一突然感到，是因为远蒲老师坐在这个山头，风才不往这里刮了。远蒲老师的心里有很多崇高的、他袁一所难以企及的东西。他终于离开了学校，但是他并没垮掉，他心里的东西还在往上生长。袁一也听人说起远蒲老师躲在山里吃些奇怪的东西，他不相信他吃的是长生果。不知怎么，他觉得这种事不便问老师。

袁一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了，因为天快暗下来了。他对远蒲老师说了这个意思，远蒲老师就让他先走。

“那您呢？天一黑就不方便了。”

“我就在这石头上睡，再说我的孙儿小正等下会来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错不了。”

说话间天完全黑了。袁一下山时绊倒在灌木丛里，一些鸟儿发出惊叫。一会儿他就走远了。没有月亮，星子也没有升上来。远蒲老师掏出打火机，抓了些柴草在石头上点燃，小小的篝火窜出笔直的火苗，他就站在旁边添柴草。实际上，石头周围到处都是他备下的柴草。

远蒲老师一边抽烟一边倾听，那“喳喳”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，他会心地笑了笑，把火弄得更旺一些。

“今天的工作全做完了吗？”他问小正。

“做完了。只是有件事要告诉您。”

“不要说了，我对你很了解。你看到我的篝火就来了吗？”

“我起先没看见，是爹爹告诉我的。”

“你的爹爹，我搞不清他。”

祖孙俩都沉默了。小正在想着砸坏模型的事，远蒲老师则在想远文这个人。后来小正一抬头，看见对面山上着火了，有人在呼啸着的风中狂奔。再看爷爷，正若无其事地往篝火里添柴草呢。

熄了火，远蒲老师就招呼小正一同下去。走几步小正又抬头看一看对面那座山，那山上的火还在烧，风还是刮得那么响。

“我们坐下来吃点东西。”远蒲老师说。

小正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了。爷爷在黑暗中摸索了一阵，却并没有找到吃的东西。他口里念念有词的，似乎有些烦躁。小正也在摸索，他摸到了那种有臭气的树，就折断树枝交给爷爷。爷爷用那树枝扑打着周围的草丛。

“哈！”他说，“你的爹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，我竟没想到！”

远蒲老师很激动，本来他是想让小正尝尝野草，锻炼锻炼他的胃的，现在他又改变了主意。他决定，还是让小正先完成那架飞机模型再说。

快到家时风就起来了。小正回过头，看见他们刚刚下来的后山黑洞洞的，风吹得林子呼呼作响，心里不由得十分沮丧。爷爷一个人在那上面到底干什么呢？

远文恭恭敬敬地说：

“你们回家了啊。”

远蒲老师扫了他一眼，径直走到自己的房里去了。他突然脑子一亮，记起来远文时常在后院烧那些枯叶，长久地站在火堆边想心事。媳妇是前年得病去世的，媳妇一走，远文的魂也被勾走了。表面上，远文还和平常一样，也没见他显出悲伤的样子，但是有一天远蒲老师半夜起来漫游时发现了一件怪事。他首先走进儿子一个人睡在里头的卧房，他听见远文在打鼾，一声接一声地打得很响，他平时正是这样打鼾的。那天夜里月光不太好，借着朦朦胧胧的光线远蒲老师看见床上的被窝可疑地塌下去，他又向枕头那里弯下腰，也没有看见远文的头部。这一下他相当吃惊，于是他伸手往被窝里一探，里面竟是空的！远文不在，屋子里却充满了他的鼾声！到了早上，远蒲老师看见远文在厨房里做早饭，完全没有什么异样。